

# 中医古籍中“痉”作“瘛”之原因考

□ 李怀之\* (山东中医药大学 山东 济南 250014)

**摘要** 古医书中的“痉”当作“瘛”，已被当代学者所公认，但以项背强急、口噤、四肢抽搐、角弓反张为主证的病为何被写作“瘛”，却少有人分析。本文从俗字发展史及“瘛”字的字体演变过程入手，研究“瘛”写作“瘛”字的原因，指出由于不识“瘛”是“瘛”字的俗字，从而产生对中医痉病认识的分歧、误解和争议。

**关键词** 中医 古籍 俗字

在中医古籍中，以项背强急、口噤、四肢抽搐、角弓反张为主证的病，或写作“瘛”，或写作“瘛”。如明·赵开美摹宋刻本《伤寒论》、上海涵芬楼影印明刊古今医统正脉本《金匱要略》、明刊古今医统正脉本《针灸甲乙经》、日本筑地书馆影印仁和寺卷子本《黄帝内经太素》皆作“瘛”，而清康熙五十五年丙申上海陈氏起秀堂刻本《金匱玉函经》、明·赵府居敬堂刊本《灵枢经》却皆作“瘛”，明·顾从德翻刻宋本《黄帝内经素问》或作“瘛”，或作“瘛”。如“至真要大论”篇：“厥阴在泉，客胜则大关节不利，内为瘛强拘瘕，外为不便。”及同篇“诸瘛项强，皆属于湿。”则作“瘛”，而在“气厥论”篇“肺移热于肾，传为柔瘛”、“厥论”篇“手阳明少阳厥逆，发喉痹，嗑肿，瘛”及“五常政大论”篇“上羽与正徵同，其收齐，其病瘛。”却又作“瘛”。

**\*作者简介** 李怀之，女，山东中医药大学副教授，在读医学博士生，主要从事中医古籍的文字、音韵与训诂研究。

按许慎《说文·广部》：“瘛，强急也。从广，𠂔声。”南唐徐锴《说文解字系传》云：“《字书》：中寒，体强急也。”即肢体难以屈伸。按瘛字，《说文》不载，见之最早者，为魏·张揖《广雅》。《广雅·释诂三下》：“瘛，恶也。”隋·曹宪为之释音为“叱”、“至”。其后的《玉篇》、《广韵》、《集韵》皆承《说文》、《广雅》之说。如《宋本玉篇·广部》：“瘛，渠井切，风强病也。”“瘛，充至切，恶也。”《广韵·静韵》：“瘛，风强病也，巨郢切。”《广韵·至韵》：“瘛，恶也，充至切。”《集韵·静韵》：“瘛，巨井切。《说文》：强急也。”《集韵·至韵》：“瘛，充至切。《博雅》：恶也。一曰风病。”（注：隋曹宪为《广雅》作音释时，为避隋炀帝讳，而将其改名为《博雅》。）

笔者认为，“瘛”实为“瘛”的俗字。所谓俗字，是指与正字相对而言的主要流行于民间的通俗字体。瘛，湖南长沙马王堆出土的《五十二病方》作

“瘥”。“至”旁的俗写，汉魏六朝隋唐碑多见作“至”，如“经”字写作“經”，就常见于汉魏六朝隋唐碑。唐玄度在其以字书参详改正那些因传写相承渐致乖误的字而编成的《九经字样·糸部》云：“经，作經字讹。”“至”旁的俗写，汉魏六朝隋唐碑又多见作“至”，顾炎武《金石文字记》收唐·宁思道书《幽州石浮屠铭》“輕”字写作“輕”，秦公等辑的《碑别字新编》收唐《王璠石浮屠铭》“輕”字亦写作“輕”，唐《武怀亮墓志》“涇”字写作“涇”。汉魏六朝隋至唐初，汉字由篆而隶，由隶而真，是字形变迁最为繁剧的时期，也是异体俗字最为纷杂的时期。北齐颜子推的《颜氏家训》，就曾以相当多的篇幅记载了其所处时代俗字的泛滥情况。因此笔者以为，医书中出现的“瘥”实为“瘥”的俗写变体。至于《广雅》的作者为何将“瘥”释为恶义，却不得而知。《广雅》虽为《尔雅》之后的“雅书”中最有价值的著作，但亦有不少错误，其中有先儒误说而张揖沿误不改者，也有张揖误释者。而曹宪又往往据误字释音，以致误上加误。清代学者王念孙在其《广雅疏证》中，虽对《广雅》作了精审校勘，匡正了《广雅》中的一些错误，但其研究亦有不足之处，如有漏校误校、释词模糊、缺乏用例等。其对《广雅》“瘥”词条的《疏证》云：“此条恶字有二义：一为美恶之恶，一为爱恶之恶。……《玉篇》：瘥，恶也。怪，恶性也。怪与瘥同。”但并未举出其它更多书证。在此表“恶”义的字形体究竟为谁，构字部件“至”能否是“巫”的俗写变体，因《龙龕手鏡》卷一言部载有“誣”字俗作“誣”，笔者姑且提出，以俟后考。

《集韵》虽沿袭了《广雅》的“瘥，……恶也”之说，但又提供了一信息：“一曰风病”。《集韵》一书，是在当时人们批评《广韵》“多用旧文”、“多无训释”，致“举人误用”的情况下，宋仁宗诏令丁度等人修订《广韵》而成的。细玩《集韵》，其字训悉本许慎，许慎所不载的则引它书为解，并一一注明出处，不见经传或口头流传者，注以“一曰”，置于义训之最后。由此而言，“瘥”为“风病”说，在当时是不见经传的，或只是口头流传的。但丁度等人却不识“瘥”即是“瘥”的俗写变体。

由林亿新校正知《素问》全元起本仍作“瘥”，如《厥论》篇：“手阳明少阳厥逆，发喉痹，嗌肿，瘥。”新校正云：按全元起本“瘥”作“瘥”。详《黄帝内经太素·经筋》：“主癰痼及瘥。”杨上善注：“瘥，擎井反，身强急也。”《黄帝内经明堂类成》：“鱼际主瘥上气。”杨上善注：“瘥，强急也，巨井反。”王冰注《素问·气厥论》“肺移热于肾，传为柔瘥”云：“瘥为骨瘥而不随，气骨皆热，髓不内充，故骨瘥强而不举。”由杨上善为“瘥”的注音及王冰用“不随”及“强而不举”解“瘥”字可知，杨上善、王冰所使用的原本或仍作“瘥”，或已俗讹，即使已俗讹，但杨、王二位大家仍然识知。至宋林亿等对《伤寒论》、《素问》校正时，已不知“瘥”乃“瘥”的俗写体，如在《伤寒论·辨瘥湿喝脉证》的篇题下，新校正云：“瘥音炽，又作瘥，巨郢切，下同。”由此可知，林亿不知“瘥”乃是“瘥”的俗写之体。但“又作”二字，却指出了不同版本间的异文，说明林亿新校正时，仍有版本写作“瘥”。而真正将瘥、瘥给予明确辨识的当为金·成无己。其在《辨瘥湿喝脉证》注中指出：“瘥当作瘥，传写之误也。瘥者，恶也，非强也。《内经》曰：肺移热于肾，传为柔瘥。柔为筋柔而无力，瘥谓骨瘥而不随。瘥者，强也。《千金》以强直为瘥。经曰：颈项强急，口噤，背反张者，瘥。即是观之，瘥为瘥字明矣。”但成氏尚不知医书中的“瘥”，实是“瘥”字之俗体。

先贤由于不识“瘥”是“瘥”字的俗写之体，故对瘥、瘥分别给予了不同的界定。如宋·郭雍在其《伤寒补亡论》中云：“盖瘥者，病名，如曰中风、伤寒之类也；瘥者，证名，如曰结胸、痞气之类也。……大抵瘥为轻，瘥为重。”南宋杨仁斋在其《仁斋直指方》、元代的李仲南在其《永类铃方》中遂立瘥瘥门。清莫枚士在其《研经言·释瘥瘥》中亦云：“瘥乃瘥之总号，瘥乃瘥之一端。观仲景云：病身热足寒，头项强急，恶寒，时头热面赤，目脉赤，独头摇，卒口噤，背反张者，瘥病也。明此数者皆为恶候，故知当作瘥。若瘥字，则因劲而起，专指口噤背反张言，不足以赅余恶。是瘥者证名，瘥者病名。”郭、杨、李、莫等诸家皆失于考，而强为之解，究其因，当是由于不识“瘥”为“瘥”字的俗写之体所致。